

—

每个人都有生理年龄,也有文化年龄。生理年龄是时光一天天、一月月、一年年掠过头顶,抚摸身体长高、变壮、老迈、衰亡的记录,具有明确的岁月刻痕和人生长度。文化年龄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包括文化程度内涵,即人们常说的小学、中学、大学,以及工程师、教授、专家等意蕴,但我们所谈的文化年龄,主要指一个人踏入文化传统或浅或深的足迹及旅程,是他通过人生体验和学习积累而形成的生活体悟与精神高度。生理年龄有统一纪年的数字,仿佛树木生长,年轮清晰而有边界;文化年龄衡量标准笼统,犹如雾里看花,若隐若现而轮廓模糊。

任何人无法摆脱生理年龄的变化,也难以逃脱文化年龄的影响。每个人降临这个世界,既定的社会环境、民情风俗,包括父母的慈爱呵护、老师的谆谆教导,以及社会规矩的熏陶和道德法律的约束等,必然使其人生观、价值观等方面有一个精神性成长和成熟的过程。不管愿意不愿意、自觉不自觉地,只要生活在一定社会群体之中,就自然而然成为这个社会群体的“文化产品”。

这些,虽然都发生在生命过程中的“当下”,但我们亲历、亲见和亲闻的“当下”,远非今天呱呱坠地的产儿,更非当代“速成”的产物,而多半是经历数千年历史沉淀和文化积累的成果。

谁能说,当今父母对孩子“好好学习”的唠叨,不是孔子“学而时习之”“君子博学于文”的教导,从先秦一直回响到当下的绕梁余音呢?谁又能说,今天师友“与人为善”的贴心指点,不是孔子“君子成人之美”、孟子“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”的忠告,如穿越历史山脉的甘泉浇灌和滋润着今天人们的心田呢?

我们每个人的文化年龄,虽然表面看与生

打从记事起,竹便闯入了我的视野。少时,父亲常带我去种竹,坡坡坎坎、边边角角,但凡不适宜种庄稼的地方,父亲常会种上一两株竹子。山里的竹子给点泥土就扎根,给点雨露就生长,来年出笋,三年成林,四年便成材。竹笋可食用,竹材可做各种器具,竹林遮风挡雨送清凉。一次栽种,年年受益,永续利用。在父老乡亲眼里,竹林就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宝库。

这次,得知我们回家,父亲一大早就进山,挖了几根竹鞭笋。母亲剥壳,洗净,切片。挑几块腊肉骨头,切块老豆腐,配上鲜笋片,用砂钵煨在炉火上,便是地道的家乡风味。有竹,必长笋,鲜嫩的笋是山里人家餐桌上的珍馐。

母亲是做笋菜的高手,简单的食材能变化出无穷的美味。油焖笋、笋干烧肉、笋干炖老鸭、梅菜笋丝、凉拌笋尖,这些菜我们从小吃到大,总也吃不厌。听母亲说,困难时期全靠山上的竹笋,挖笋、剥笋、腌笋、晒笋、吃笋,有了笋,才得以熬过那艰难的光景。从初中到高中外出来求学的日子,菜卤笋、咸菜笋一直陪伴着我成长。

那年头,吃不完的鲜笋,母亲会放进大锅蒸煮、焯水,然后在阳光下晒、炭火上烘,制成笋衣、笋干,平时可食用,经济拮据时就拿到集市上换些钱贴补家用。记得那年我考上大学,一向省吃俭用的母亲用卖笋干的钱给我买了只装行李的皮箱。这真是有些“奢侈”。母亲对我说:“你能考上大学,娘挖多少笋、卖多少笋干,再苦再累也高兴,咱也体面一回。”

午休时分,母亲已将竹席洗净、晾干、铺好。历经岁月反复摩挲,竹色泛出温润浅黄,席面光亮柔和,躺上去凉意渐生,浑身舒坦。一把老竹躺椅摆在院落的过道处,父亲手执蒲扇,慢慢躺下,风卷着邻里的闲谈声飘来,渐渐

凝望

郑小琼

在这个工业区有多少台机器,就有多少眺望故乡的打工者,就有多少被灯光照亮的面孔,在午夜,我透过窗口向外望

那枚瘦小的月亮有些困倦

另一个窗口也有人朝窗外望了望

我们彼此对望一下

我们又回到机器前按下绿色的开关

月亮也回到自己轨道里

大地

文化的年龄与初心

钱念孙

理年龄交叉重合难越百年,实际上却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悠久历史相依相存,与世界文明的漫长旅程相连相通。任何一个真实的文明人都不是无牵无挂的天外来客,必然自觉不自觉地文化上过着多层次年龄相重叠的生活。当然,对于这种与古今文化缠绵缱绻的生活,不同的人常常有着不同的态度和经历。面对浩瀚无垠的文化海洋,有的人临渊羡鱼、望梅止渴,有的人浮光掠影、浅尝辄止,有的人中流击水、浪遏飞舟,有的人深潜海底,探骊得珠。人与人的差别,往往正藏在与文化相遇的深浅关系和持久程度里。

二

《论语·为政》里有一段孔子的名言: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,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,六十而耳顺,七十而从心所欲,不逾矩。”这段话仅38个字,却至今脍炙人口。它实际上是孔子晚年回眸自己漫漫人生旅途时,将生理年龄与文化年龄对举和比照,勾勒出一幅伴随随年岁增长,自己精神成长和成熟的轨迹图。

在这里,孔子一面点明自己6个不同生理年龄的节点,一面讲述这6个节点各呈异彩的文化年龄特征,突出不同年岁对人生的不同追

被轻微的呼噜声盖过。这把躺椅父亲用了几十年,一贴近便是熟悉的草木气息,躺上去,心里安妥踏实。

竹器在乡间随处可见,装粮储物的箩筐是竹编的,淘米洗菜的提篮是竹织的,日日不离的椅子、筛子、筷子都是竹子做的。现在生活条件好了,市场上各种塑料制品、金属器具比比皆是,父母却偏爱竹器。有篾匠师傅进村,父母会打上几件,有一年还给在外工作的子女编制了精致的小提篮,篾丝细柔,工艺精巧,给我的那只,我一直舍不得用。一次朋友来看我,见这提篮爱不释手,我便送给了他。乡间寻常物,在城里人眼中,是一种别样的艺术。

我的那只,我一直舍不得用。一次朋友来看我,见这提篮爱不释手,我便送给了他。乡间寻常物,在城里人眼中,是一种别样的艺术。

居有竹,便有福。老家的竹海引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,他们来山里走竹林古道,品尝竹林鸡、竹筒饭,住竹影婆娑的农家小院,享受竹山带来的凉爽惬意。“走,我带你们去竹山转转。”日头西斜,清风徐来,父亲的提议正合我意。车在竹山公路上盘旋,像是在绿海中荡漾。下车,翠竹连绵遮去天光,山风掠过,簌簌声响,让人仿佛感到大地之肺在深沉呼吸。忽然,上空传来无人机的嗡鸣,抬头,看见一捆捆毛竹被平稳地吊出深山。往昔山高路远,单靠肩挑背扛,一个壮劳力一天最多背出几百斤竹材,大量优质竹材闲置山中,难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。如今,仅需几分钟就能将竹材运出山。

正在装运竹材的邻居康叔告诉我们:“前不久,县城有家竹制品厂的老板,看中这里的竹材外径大、竹肉厚、竹节长、韧性强,这些竹子就是帮他们厂里运的。”康叔说,砍和运都由他负责。父亲正愁上了年纪,山上的毛竹无法砍、无力背,压在心头的担忧消除了。

风声过耳,竹语呢喃,这是大地发出的天籁。竹山深处的人家,沉淀着岁月过往,也期待着明日新生。

广东阳江大澳渔村的窄巷醒来。沿着巷子一直走到海边,咸味越来越重。权叔的工作间里,摆放着20余个陶瓮。瓮口都用粗布盖住,海风吹过时,布面一凹一鼓。权叔用竹帚拂去瓮沿浮尘,随手揭开一个,瓮中的酱色沉得发亮,浓烈的海腥味已经散尽,只留下绵长的味道。

权叔用竹签挑了一点初成的酱坯,递过来。鼻子靠近,日晒夜露酿出的醇香咸鲜扑面而来。渔家酿虾酱没有秘方,只需按照时间来安排:夜里出海捕捞出来“晒月光”的银虾,清晨归来,分拣下盐,装入瓮中,接下来的日子,日出掀瓮曝晒,日暮封存,定时翻搅,急不得。权叔用手指叩了叩瓮壁说:“这是大海给的。”这瓮里翻搅的声音,就是细碎的潮汐声。

飞龙寺的钟声消散,海面上的薄雾开始散去。钟声荡尽了海雾,也荡清了肺腑。钟声一歇,肚子里就感觉空空的——不是饿,是被那咸鲜味吊起了馋虫。顺着窗缝里钻出的香气,脚步自然拐进了一家大排档。老板娘动作娴熟,刀刀靠着肉皮轻轻一推,肉片就变得非常薄了。虾酱一涂上去,白肉马上染上了一层湿润的红晕。上笼煮熟之后,邻桌的渔工让我不要急于吃,先用热米饭把肉片盖上,焖10秒后,虾酱化了,鲜气就钻到饭心里去。

渔村老街各家门前,放着玻璃罐装的虾酱,颜色深浅不一,浅的金黄如蜜,深的像陈酒一样紫红。店主并不吆喝,只把瓶盖旋开半圈。一位从广州来的阿姨蘸了一点酱靠近鼻尖,突然红了眼

求和文化感悟,是其一生感时应事、进学修道的传神写照。

“志于学”和“而立”,相对表意明确,易于理解。“不惑”指通达事理,遇事明白,不被名利、欲望所迷惑。“知天命”为知晓自己一生的能力和作为,既看清自己的能耐和可能性,又看到自己的不足及局限性;既不再有“当今之世,舍我其谁”那种不自量力的冲动和抱负,也不复有“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涕下”的失落与迷惘。“耳顺”喻什么话都听得进,即便是批评之言也不觉逆耳,颇得“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”的气量。“从心所欲,不逾矩”,是能够随心所欲地行事,却不会违反礼制规矩。

显然,孔子所谈不同文化年龄的特征,并不像生理年龄那样只是简单做加法,也并非沿着年轻时“志于学”“而立”等积极向上的轨迹一路笔直奔赴,而是有前行、有停顿、有反思、有醒悟。其所说的“不惑”,明显含有对曾经受到诱惑进行纠偏的意味;其“知天命”,无疑包含以前对事物发展规律敬畏不够的检讨;其“耳顺”,似乎潜藏过往对逆耳之言尊重不够的反省;其“从心所欲,不逾矩”,更是透着否定和超越“旧我”的清醒与欣慰。

如果说,生理年龄主要以数字累加的方式标识,那么,文化年龄则多半以修身明道的层

▶中国画《秋光》，作者郭味蕓，北京画院藏。

本版邮箱: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:周舒艺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,非一稿多投。

眶:“和我外婆做的味道一模一样。”她买了一整箱,说要带给老母亲。

暮色中,拿着烟杆的老渔翁坐在海边,“年轻的时候出海,船上就只有大米和虾酱。”一勺虾酱拌上饭就是一顿,几个月的航程全靠这点咸味撑着。如今,村里年轻人外出务工,行李箱里也总装着几罐虾酱。在异乡的厨房里舀上一勺,那间小小的屋子便满是故乡的烟火气了。

离开的时候,我再次去了权叔的工作间。在那里,他把新的陶瓮贴上红纸,并且用毛笔工整地写上封坛日期。虾酱最远能到哪里呢?权叔直起身,揉了揉腰,眼角的皱纹也随之加深,“前段时间,远洋货轮又订了一批货物发往南太平洋。”小虾一辈子也游不出近海,但是虾酱却可以代替它们走得更远。

离开晒场的时候,指甲缝里还嵌着少许紫红色。就把它当成大澳的一个胎记带在身边吧。停下脚步面向大海,那些年渔港经历的风吹日晒、潮起潮落,都化作了舌尖上那一抹咸鲜。

行李箱的一个角落里,还有一罐虾酱没有打开。在异乡拧开盖子的刹那,厨房里竟涌起了潮声。待那咸香落进米饭,白米粒上便绽开了一朵咸香四溢的花。

多味斋

次呈现。前者记载人生的长度,后者彰显心灵的境界。

三

生理年龄持的是一次性用后即废的船票,无法逆转,更难以返老还童。我们面对白驹过隙般溜走的光阴,只能像孔子当年站在河边观看滔滔流水那样,发出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”的慨叹。文化年龄与此不同,它在与时偕行、延年增寿的同时,还能突破和超越客观时间不可逆性的限制,对一去而不复返的年华按下暂停键或恢复键,对过往那些顺利或坎坷、辉煌或黯淡的经历,对早年发出的初衷和梦想等重新回眸和检视,以便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,使自己的未来人生之路走得更稳更好。

当代物质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,已裹挟我们在追求和享受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,难以避免地遇到诸多矛盾与问题。这些问题不仅给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危害和阻碍,更需要我们在文化上返回一系列古老而永恒的话题,如天人合一、仁者爱人、抱朴守素、公平正义、包容和谐等,需要从这些先民的初心和遗教里获得启示,矫正发展的蓝图和思路。

人类演进的历史中,物质经济的不断进步提升与道德精神的不断返回初心,常常是并行不悖乃至相辅相成的统一进程。这种返回初心,实质就是退回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的赤子之心,退回“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”的社会公德、公理和公心。

我们需要GDP的增长,需要科技的创新,同时,也需要社会的公正与和谐,需要彼此的理解与互助。我们要像删除手机和电脑里的垃圾文件一样,减少过度的物质奢求和名利欲望,以文化童年时代被点燃、历经数千年风雨而永不熄灭的灯火——良知与正义,照亮和温暖砥砺前行的未来之路。

秋光

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彝族火把节这天,在家乡看祭火大典、跳左脚舞,让我过足了火把节的瘾。

火是生命的磁场。谁家孩子呱呱坠地,迎接小生命的,便是一火盆热烘烘的栗炭火。接生婆小心捧着新生儿,反复在火盆上面“过火”,祈求孩子平安成长。我就是这样来到人间的。

火把是我们心中的吉祥物。当我长到大人腰杆高时,常被娶新媳妇的人家请去举火把。举行婚礼那天,我和另一个男孩手持燃烧的火把,伴随着唢呐声、爆竹声,把新娘妇迎进门。举火把,除了主人家赠送的一个小红包外,还会多得几颗水果糖吃,那是我记忆深处最难忘的一点甜。

不知不觉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,我们上山与姑娘约会跳脚“赶热闹”,同样少不了火把照路。有一首左脚调就是这样唱的:“阿老表,松明火把点着来;阿表妹,羊皮领褂穿着来;跳脚场上等着你,我们来相会;山又高来水又冷,羊皮领褂要穿来;天又黑来路又滑,火把照路你要来……”火把点起来,篝火烧起来,琴弦铮铮弹起来,手挽手跳起来,谈情说爱的旋律舞起来。

在老家,扎火把是衡量男人本事的手艺。看火把扎得好不好,就知道男人的本事有几斤几两。

火把节这天,全村人聚在一起。太阳西沉,吃过晚饭,天擦黑时,众人点燃火把到田间地头游走,一边高声呼喊,一边敲敲打打,一边挥舞火把,护佑五谷风调雨顺。巡田归来,男女老少聚集在晒场上跳左脚舞。片刻间,一堆

那次在机场休息室,一名工作人员笑盈盈地走过来,问服务是否满意。我一愣,随即点点头,“意思”了一下。她却紧接着说,先生能否在APP里给个好评?我又一愣,谈不上情愿或不情愿,举手之劳,成人之美吧。

按照她的指引,一项一项,我全部勾选了最高“档位”。她得到满意的结果,笑盈盈地去找下一位顾客了。

“索赞”,渐渐成了一种社会现象。去加油站加油,被“要求”过。请家政人员上门清洁,也被“要求”过。在外面吃饭,服务员有时也会说:可以给我们的新菜式一个好评吗?

总觉得“怪怪的”。中华民族素来是谦逊的民族。小孩子从小被教育,面对赞扬要谦逊,做了好事不留名。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。既是涵养,也是美德,更是境界。如今却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。人家“理直气壮”地“索赞”,反倒是被索之人不太好意思拒绝,一边“害羞”地低下头,一边抓紧点赞。

其实,不是“索赞”之人不知“羞”,是考核机制使然。好评多的商家排名靠前、推荐靠前;好评多的外卖骑手,派单多、收入多……于是,生活中“麻烦给个好评”“如果满意请点五星”,电话里“非常满意请按‘1’”,成为常态。

何以如此?不消思忖也猜得到,这一个个“赞”串起一条条线,一条条线连着实际得失,影响或左右着一户又一户人家的饭碗和幸福指数。

“赞”,不管是主动“点”的,还是被动“索”的,都是个人的主观意愿。被“索”不等于被“强迫”,你若不同意,对方也是没辙的。投射到生活和市场上,就是口碑。可有的商家为了“出圈”,干脆雇人刷好评、花钱买“赞”。当口碑变成商品,不再是口口相传而是金钱作用下的“风向标”时,被愚弄的只能是消费者。故而,这种“赞”应该成为过街老鼠,人人喊打。

与“赞”相关联的,是“骂”。

没人会央求别人给个差评。服务和商品如果确实差,给“差评”,天经地义,这是消费者的权利。但也有另一种情况。当外卖骑手穿越大街小巷,气喘吁吁,满头大汗地将快餐送到楼下时,点餐者该下楼却不下楼、该接电话却不接电话,最后迟了几分钟,反手就给骑手一个差评,骑手欲哭无泪。我不了解平台的考核机制,也许一个差评或者恶评,就给骑手带来不小的影响。也有新闻报道说,有的人买衣服,搞完活动,又把穿过的衣服退货。商家若不退,就给差评、恶评,甚至发动更多人跟帖。商家亦是欲哭无泪。

还有一种现象与“索赞”相近,便是“索誉”。如果说“索赞”是商业逻辑逼出来的,那么“索誉”更像是人心的暗流。记得多年前有个地方评选劳动模范,名单公布,获得荣誉的多是领导干部,在社会上引发一番议论。如今,我们欣喜地看到:劳模,是一线工人多;优秀共产党员,是基层党员多;优秀教师,是站讲台的人多——这就是切切实实的进步。

领导干部都隐于名誉背后,我认为也是正确政绩观的一种体现。

索来的赞,索来的誉,怎能比肩虚心之竹不言而有人赏、傲骨之梅不争而有人赞?

人人心中有杆秤。心里给谁点赞,才是真赞。那赞是准星,是准的、正的、稳的。

金台随感

篝火把山村的欢歌点燃。

如今在楚雄过火把节,最先点燃热闹仪式的,是一群群穿着花朵般鲜艳服饰的男女。他们随身带弦子、二胡,围成圈,花团锦簇;四散开来,花开并蒂;排成队,横看竖看,都是一束束燃烧的火把,一道道绚丽的花墙。男的弹弦,女的唱歌,在为祭火大典预热升温。

夜幕缓缓降临,祭火大典随之启幕。头顶无人机幻化的万顷星光,闪烁游移,呈现出一幅幅穿越古今的图景。祭火仪式遵循古法,以钻木之术求取火种,依次点燃手中的火把,共同祈祷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、幸福安康。然后,

举着火把步一台阶走上高高祭台,随着震天响的号子,点燃主火把。一瞬间,广场上分布均匀的几个大火盆里,小山头高的火把燃烧起来。久居城市的人们,你一把,我一把,将积攒了一年的激情纷纷点燃。火龙、火海,映红一张张笑脸。火的欢笑,火的歌舞,火的激情,我和所有人一样,仿佛沉醉在火把编织的天上人间,久久不愿离开。

看看手机,已经晚上11点多,可场外挨挨挤挤的人流,仍然手持火把不断涌入。他们和我一样,都想沾沾火把节的光。

火把瘾

李光彪